

·当代·作家·作品·选·

Yasuo De Xingqi Tian

亚索的星期天

泽旺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91.447.7/3761

·当代·作家·作品·选·

YASUO DOXINGJIAN

亚索的星期天

泽旺中短篇小说自选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亚索的星期天 / 泽 旺 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3

(当代作家作品选,第6辑 / 吉狄马加,黄济人主编)

ISBN 7-5059-4271-9

I. 亚... II. 泽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2973 号

书 名	泽 旺·亚索的星期天
主 编	吉狄马加 黄济人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阮增宝
印 刷	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10 千字
印 张	5.5 印张
版 次	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271-9/I·3332
定 价	199.00 元(本册定价 16.00 元)



前言

前言

1

这本集子中所收的作品，是我从事二十余年业余文学创作中发表的一部分中短篇小说。在整理筛选作品的过程中，我从读者的角度通读了一遍，结果让我感到一些意外。

我自己很清楚，由于一直是业余创作，而且本职工作又一向很忙的关系，各篇小说之间创作的时间跨度都较大。每次创作都是在灵感来得很强烈，感到非为之而不可时才匆匆动笔，修改推敲的时间都是极少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各篇相互照应和渗透，构架成为整体的想法。然而，当通览后才偶然发现，所有作品中人物活动的空间是一致的，都在中国藏区一隅，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地带。不少作品中都有一个叫“黑空萨拉”的森林，它

既指特定的空间，又似寓意着什么。不少作品中都有一个叫“亚索”的主人公，把这些作品按一定的方式组合后，基本上可以构成他生命延续的完整过程。而他的这一过程，又无法隐蔽地象征着什么。不少作品中都有一个苦苦追求但又若即若离的理想王国——香巴拉，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，流露出上述结合地带人们与外界不同的生命意识、生命方式、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等等。

于是，我觉得很有必要出版这本集子，并通过它让读者知晓，离我们或远或近的地方，还有这样生活和思维的人们，从而达到心灵的感应和交流，去欣赏和品味这种生活方式。

然而在决定出版前，我仍犹豫了许久，心里很不踏实，有一种出版此书“生不逢时”的感觉，因为不少大作家的书都读者不众，文学好多年前以来，人气一直较差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伏案涂鸦，忽然看见案桌上相框里的照片，那是我女儿和儿子的合影。记得照这张相片时，女儿读小学，儿子上幼儿园。照片中的孩子们是何等的纯真无瑕呵，就像他们本身一样。他们没有经历过生活中的甜酸苦辣，不知道祖辈甚至父辈的事，也不能预测和把握自己今后的事。一句话，他们并不懂得生活。这时，我忽然坚定了出版此书的决心，因为至少我有两个读者，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线索，一些经验。所以，这本薄书得以出版问世，我真的还得感谢我的两个孩子。

除了那个中篇外，其余的短篇都是以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下来的。这样的编排有个好处，有了一个总体的时空概念后，可以对小说起到历史背景的说明和补充的作用。同时，这样的编排还容易追踪创作的轨迹，验查创作意念和手法上的得失。

作 者

二〇〇三年仲夏于马尔康山城



目
录

1

目 录

1	/ 前 言
1	/ 查日·山羊·藏獒
48	/ 节日的礼物
53	/ 牧场上的枪声
58	/ 黄鸭情
65	/ “小格萨尔”索熊胆
77	/ ××5 公桩
85	/ 相别在湖边
98	/ 巴尔登猎狼记
105	/ 亚索的星期天
118	/ 枣红马·香巴拉和她
135	/ 哑……哑哑……
142	/ 亚索失踪以后
150	/ 狼仙亚索
165	/ 嘛呢爷



查日·山羊·藏獒

查日·山羊·藏獒

▼
1

“草原上的寺院比星星还多，草原上的魔窟不比星星少。神山下的僧侣比星星还多，神山下的活鬼不比星星少。心肠儿好的人比星星还多，烂肺坏肚的人不比星星少。孩子你今天不要哭快入睡，明天醒来把道理说给妈听。”

这是一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流传在中国西部草原上的摇篮曲，查日伴随这首摇篮曲长大。

天已经黑下来了，查日还是意犹未尽，一个小跑来到马圈前，推开杉木板拼成的圈门，走到灰色马驹旁，像对付情人一样搂着脖子，手指无意识地梳理鬃毛。小马驹不耐烦，摇了摇头，打了个响鼻。查日做了个鬼脸，朝它屁股轻轻插了一拳，跑回小木屋。

小木屋里，月光透过圆木间的缝隙筛了进来。查日看到阿妈手中的转经筒和阿妈躺着的半边脸。他本来急着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给她，但他看见阿妈的那只眼闭着，另一只眼也肯定闭着，他不忍喊醒阿妈。但他被今天发生的事情激动着，怎么也静不下来，他一会儿搓搓手，一会儿又胡乱走动一阵，确实再也呆不住了，轻轻推开屋门，又跑了出去。

其实阿妈没睡着。她挖了一天的人参果，累得骨头像散了架，和衣躺在床上。傍晚煮了一锅人参果，凉了热，热了凉，就是不见儿子踪影，她没有口味，上床赌气。

哎，这娃儿……她最怕一个人呆着。没有人说话，脑子就闲着，那片血红就出现。浮上来，扩散开，漫无边际，把神经都绷断。

草原上过祥隆节⁽¹⁾。牧民居住分散，难得这么聚一次，大家都非常在乎这个节日，男女老少都不愿缺席。平常只有几十个红衣和尚的寺院，今天人山人海。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，来来往往熙熙攘攘。到了中午时分，活佛照例布道讲经。他正讲得眉飞色舞，大家最怕碰到的事今天偏偏又碰上了，马司令⁽²⁾派驻在阿尼玛卿神山⁽³⁾下的马大胡子骑兵营又骚扰来了。他们骑着战马，一群野蜂子似的向寺院右侧草滩扑去，草滩上的牛马顿时乱了阵。

活佛离开讲坛，手捧哈达走到马大胡子面前施礼：“尊敬的‘麻洪’⁽⁴⁾，贵军的捐税，老百姓供神一样给你们了。牲畜是老百姓命根子，看在佛祖份上，千万手下留情。”

“税？哼！谁说我们来收税？”马大胡子用马刀挑起哈达，扭歪了鼻子嚷道：“我们只割点牛皮马尾。牛皮割了还会生，马尾宰了还会长，有啥心痛的？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？哈哈……”



阿妈辗转反侧睡不着，脖子里气流不畅，像被魔鬼掐紧了似的。

坐着听讲的牧民们站了起来，向草滩跑去。

草滩上，到处蠕动着削掉屁股的牦牛；没有尾巴的马发疯似地狂奔乱跳，看去非常滑稽。牛血马血毫不吝啬地泼向开得烂漫的山花，使得白花变成红花，红花变成紫花。苍蝇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，神速赶到这里，密密麻麻地扑向牛和马的伤口。天空中几十只乌鸦在盘旋，几只大胆的落在一个草坡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还在流血的动物。

除了那个长了一脸硬胡子的长官外，其余的骑兵都下了马。有的把砍下的牛屁股马尾巴丢进麻布口袋，有的把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往马背上驮。

赤手空拳的牧民拼命向草滩跑去，离马队越来越近。

骑在马背上的马大胡子开始慌张起来，手枪举过头顶，“啪啪啪”地发信号。忙于收拾屁股和尾巴的士兵来不及擦手上的血，跑步找寻自己的马，翻上马背，列成长阵，胸前挂着冲锋枪，手上提着马刀。

活佛急得额上沁满汗珠，汗珠又直往眼里流。他一边用袖子揩汗抹眼，一边在牧民队伍前乱跑。他声音喊哑了，仍拴不住牧民的脚步。“怎么办？三宝^[5]！怎么办？三宝！”他的舌尖反复弹奏这一句话。

骑兵队伍那儿出现了片刻的骚乱，一字形队列变了样，两端往内弯曲，给牧民队伍镶了一道绿色滚边。

阿妈紧闭双眼，身子在柔软的床上变得僵硬，嘴里默默地快速念诵“嗡咪巴扎萨多”^[6]。

“我向您们磕头了！”活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牧民们惊慌失措，哪有活佛向信众磕头的道理？一个个像

得了软骨病，向活佛跪了下去。

“听着，你们这些西番^[7]些，”马大胡子得意起来，掂着手枪在马背上发话：“你们想造反？你们想鸡蛋碰石头？有本事碰我枪口，我相信里面的子弹不是糌粑捏的。”这时，正好天上有一只不知趣的乌鸦俯冲下来想啄麻布口袋，大胡子长官瞄准乌鸦放了一枪，乌鸦惊吓得一剪翅膀逃了，肛门肌肉一紧缩，挤出一团白色屎疙瘩，不偏不倚落在马大胡子军帽上。

阿妈在被窝里笑了。

牧民们笑了，那些士兵们也嗤嗤偷笑。

“叔叔脑壳上生奶渣^[8]了，呵，生奶渣了，”查日在他阿爸背上的氍毹衣服里伸出小手，抓住阿爸的耳朵摇晃着说。

“别闹，那不是叔叔，是魔鬼。乌鸦屎屑在脑壳上，他要倒霉的！”查日阿爸刨开抓自己耳朵的孩子手，恶狠狠地盯住马大胡子。

“他妈的屁！”马大胡子恼羞成怒，一扬手，把粘了乌鸦屎的帽子掼在地上。那帽儿不规矩，地上打起滚来，朝他坐骑眼皮下转圈儿。马儿一惊，立起前身一跳，差点把它的主人摔下来。马的身子从空中落地时，马蹄刚好踏在帽子上。

“不能这样了结吧？”马大胡子把丢了他脸的手枪插进腰间的枪套里，抽出马刀一晃一晃地说：“起码动动嘴皮赔个不是吧？嗯！”

活佛迈着碎步走到马大胡子马头前，双手合掌道：“麻洪请息怒，你们马家军和我们藏民都生活在一个地皮上。这是缘分，互相和睦相处才是。刚才老百姓有所莽撞，还得多多包涵！”

“你这秃头算什么东西！我要他们赔礼道歉，与你毳相干！”





跪在地上的牧民骚动起来。有人大声喊：同胞们，把那个大胡子的毛拔光！

“谢谢你们，不要动，全坐下，我求求你们！”活佛又迈着碎步，乱跑乱转。人们怕他又磕头，不情愿地坐下。

“为了大家平安地度过今天这一劫，你们派一个人去说两句好话吧！我们今天看到了牛马的血，我们不能再看到人血呀！”活佛擦着额上的汗珠说。

没有人应声，草原寂静难耐。战马上响起了一阵铁器磨擦声，士兵们在扳弄冲锋枪。太阳火辣辣的，烤得那些青草快要冒烟了。

“我去！”人群中终于站起一个人来。他把背项中的小孩查日倒出来，交给身旁的妻子，从怀里取出上等“阿喜”哈达⁽⁹⁾。“这哈达本来是献给活佛的，现在要给魔鬼了。”走出人群时，他这样想。

坐在地上的牧民看着他一步步朝马大胡子走去。骑在马背上的士兵看着他一步步向马大胡子走去。马大胡子心满意足地看着他向自己走来。他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玩弄这位牧民的计策，他正为想出这一很叫人开心的计策乐着。

查日阿爸走到马大胡子马侧，并没有把哈达献上，这是出乎马大胡子意料的。他正犯疑，紧接着便笑逐颜开了。这位牧民对自己的恭敬不下于朝拜他们的活佛。哈达平放于地，跪在马脚前，头额触地，这种礼节他还从来没有享受过。

查日阿爸跪到马脚前后，提着的心也就踏实多了。只要挨拢马脚，事情也就成功了一半。他看准了马脚上那个最敏感的穴位，迅速从哈达下面摸出匕首，猛然向那穴位刺去。战马立即像抽了筋似地瘫卧于地，他神速地伸出长臂，把滚下马背的马大胡子搂抱过来，匕首横于颈部。马大胡子连动弹都不敢，

刚才的威风荡然无存。

人们目瞪口呆，秩序出奇地好，连大声出气的人都没有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些骑兵才清醒过来，驱马向查日阿爸围去。牧民们也奔跑过去，把那些骑兵围得水泄不通。

“狗杂种，再不放先崩了你！”马大胡子警卫员哇哇叫着，还朝空中“哒哒哒……”放了一梭子弹。

“哈彪，别胡来，没看见我的命人家捏着？”大胡子的喉管被查日阿爸的前臂挤压，气流受阻，发出的声音嘶哑。

“伙计，把手上的蠢羊羔宰了，干漂亮点！”

“把他拖过来，赔偿我们的牛马！”

“他们削了牛屁股，你把他的鼻子削了！”

牧民们吼着，叫着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都很兴奋，朝马大胡子迈着步子。

“好兄弟，他们来了。你放了我吧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马大胡子瞪着恐慌的眼睛，身子直往查日阿爸怀里钻。

“你赔我们牛马，我就放了你。”查日阿爸说。

“赔，赔赔，赔多少都肯。”马大胡子变成唯唯诺诺的样子。

“一千多牛马，你咋赔？”

“赔……赔十万大洋，够不够？”

“你吹牛！赔多少？说实话！”

“赔……你开个价，我认！”

“一万！”

“那感情是好！我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！”

“说得好听！银子呢？”

“我这就去拿！”

“你去拿？开什么玩笑！”



“那，你去行不行，我开条子，三天就到了西宁。”

“你的马借我骑骑，我以你的马为凭证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我送给你就是了。”

“别上他的当，他要暗算你的！”一些耳灵的牧民听后高声喊叫。

“叫他赌咒发誓！”查日阿妈抱着查日，踮起脚尖喊。

“对，叫他赌咒发誓！”人们呼应。

“好，好，我赌咒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说话不算数，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！”

查日阿爸收了匕首，扶马大胡子站起。

“牵马来！”查日阿爸神气地命令道。

“拉索！^[10]”马大胡子精通藏语藏俗，一阵小跑，把他吃草的马牵了过来，亲自扶查日阿爸上马，并握住缰绳说：“我送你一程。”

马大胡子牵着马走了十几步，又停住，向他的士兵们一挥手，说：“都送一程”，说完又牵着马走。

忽然，马大胡子急转身，一扬手枪，“啪！”子弹射进查日阿爸胸部。紧接着，查日阿爸身后的冲锋枪们响了，“哒哒哒……”，子弹落雨似地飞向查日阿爸……

牧民们惊呆了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。查日阿妈不敢承认现实，紧紧地闭上眼睛。心里翻上翻下一句话：“长官发过誓的呵！”

那时查日还小，才一岁。

她睁开眼睛，查日仍然不在屋里。夜已很深，恼的气也消了，他担心起儿子来。其实，阿妈也有话向查日说。阿妈刚上床时，天还没有黑，查日放置在屋角的鼠箱亮晃晃的。鼠箱是查日的发明。箱子是木箱，用酥油箱改装，香喷喷的。箱子门

是铁皮，从上往下关。箱子里面挂有各种肉条，老鼠只要钻进去，用嘴扯一下肉条，铁皮门就从上落下来，老鼠就把自己关进箱里。关进去的老鼠送到很远的地方，还必须跨过一条河，然后在河对岸放生。据说过了河，老鼠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其实关进的老鼠，不少都是熟面孔。开始，鼠箱没有动静，阿妈也没有心思观察它。可是屋角有了动静，先是听见老鼠啃东西的声音。再后来，老鼠出来了，是个不小的老鼠，尾巴很长，眼睛圆圆的，水灵灵的，毛也很光滑。它停在箱子附近，一动也不动。后来开始东张西望，但没有发现阿妈。再后来，义无反顾地溜进箱内，有了一阵动静后，“哐当”一声，门从上面落了下来。

阿妈怕老鼠关在里面闷，想叫查日立即提到河对岸放了。可是查日走了，走了就不回来了。她想去找儿子，顺便把鼠箱也提走。

哎，这孩子！要是他阿爸在……去看看，又是……她支起身，站起来，提着关有老鼠的鼠箱，走出那间小木屋。

屋外，除了那片黑黝黝的黑空萨拉森林，一切都泛着银辉。夜风卷起地上的草棵，拍打她的脸部。那些草棵卷起来，在空中飞舞一阵后，就眷恋地附在他的头发上，停在她的肩上。夜风还俏皮地将她的裙衣下摆飘翻，她打了个冷颤。草原上的秋夜好冷啦，孩子上哪儿了？“呼啦啦！”一阵松涛涌来，她向森林走去。孩子一定从那里出来，像过去一样，她这样想。

看上去，黑空萨拉森林离她不远，可是要走拢，起码要走好几个时辰。中间有好几个浅沟，好几个坝子。每次她去接儿子，不是在这个坝子相遇，就是在那个沟里碰着，从来没有走到森林边上。这是阿尼玛卿神山下最大的一片森林，大得望不





到边儿，很多人都不敢走进去，她也不敢。她想走进森林，看看这个森林是什么样子。都说里面窝着不少怪人，经常去扯老虎嘴巴上的胡子，惹马家军生气。还跑到山外，和戴五星的军队交朋友。儿子入了伙，早晚要走他阿爸的路。想到儿子，怒气又冲上胸口，她咬紧牙关，加快了步伐。

她又想起了儿子小时候充满好奇的眼神。每次她给儿子唱摇篮曲时，查日不但进不了梦乡，反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问的话可多了。

“阿妈，啥是魔窟？”

“魔窟就是鬼窝。”

“啥是鬼窝？”

“就是马大胡子兵营那种。”

“阿妈，世界上真的有活鬼？”

“有，就是马大胡子那种人。”

“他们为啥抢我们的牲畜，杀害我阿爸？”

“他们是活鬼呀，你快快长大，变成凶神捉活鬼呀！”

“阿妈我会的，我一定变成凶神！”

走了两个大坝子，过了两条沟。风虽然不歇气地卷起地上的草棵漫天飞舞，可是她不再打寒颤了。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脸上也潮热起来。又走了一阵，手上的小鼠箱像石磨般沉重。她不顾地上的露珠，一屁股坐在已经泛黄的草地上。

歇了片刻，气顺多了，额上的汗珠冷冰冰的。她准备起身走，可是没能动弹，她发现了白色巨石。

“是在这地方”，她想起来了。怎么想不起来呢？她坐在白色巨石右边，查日坐在左下角，那东西放在白石上。

“阿妈，我长大了，我和那些人没有分别了！”查日兴奋地说。那时，查日十三岁。

“呵，是长大了。受苦受难的家庭，十三岁的孩子不能算孩子！”她心里这样说。

“阿妈，我做错了？”他眨动清泉般的眼睛，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孩子，就是……这东西，来的不是正道呀！”阿妈用手推了一下查日弄来的包裹。

“阿妈，我的那些大哥都恨马家军，我们都是凶神，我们就要毁他们的牧场，杀他们的牛，盗他们的马，还要他们的命，”查日的小拳头朝那包裹擂去。

“你才十三岁，我只有你这么个儿子，不要玩命好不好？”阿妈的眼睛噙满了泪水。

该是这个命，没办法，她想。一切都像早就安排好了似的，没有牛马，马家军就不会来，查日阿爸就不会死，我母子俩就不会流浪他乡。没有牛马不行，牛马是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的土地。强盗糟蹋牲畜不反抗不行，我们不能没有牲畜。不逃到这个寺院不行，马大胡子把老家翻了个底朝天，像草棵子里寻针一样寻我母子俩。一切都一环扣着一环，根本摆脱不了。她满腹心思，高一脚矮一脚地在荒凉的草原上夜行，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。她承认孩子是长大了，但她不希望孩子以这种方式成长。她觉得孩子应该像他阿爸。她崇拜孩子他爸，把自己嫁给了他。查日阿爸是草原上的驯马能手，远近闻名。他驯出的马可以换一百包马茶，这是十匹马的身价。落草马响愿以一千白花花银子换他驯的一匹马，他都没抬一下眼皮。如今，儿子成了……路不好走，心情越加不好，她感到累。抬头一看，平平的草原变了形，立起来了。从远处看到的黑黝黝的森林变成蓝天的胡须，垂挂在立起来竖向空中的草坡顶端。





她感到很奇怪。呆了十几年的这片草原怎么突然就陌生了呢？一片白云遮住了月亮，月亮一下子掉进云团跳不出来，眼前的草原昏暗，她几乎看不见弯曲地向坡上爬行的小路。当月亮挣扎着游到云团边缘，显出一个像磨蚀了的镰刀的脸时，草原又有了点生气，那弯曲的通向蓝天胡须的小路隐约可辨。她正举步欲行，刚抬起的左脚凝固在空中，像迈藏戏步子一样标准。草坡顶端的梁子上，有个黑影贴在蓝天上。夜里没有瞎飞的鹰，是啥怪物？她正犯疑，那黑鹰离开蓝天，从山梁直向她俯冲而来。她吓呆了，连躲避都忘记了。

黑影像巨石滚下山坡，根本无暇躲闪，她就那样站着。起初，心贴在背上，不跳不动。尔后落回心窝，直往胸口窜。那黑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开始像山鹰，后来像巨石，再后来像一匹马，再后来果然是马，马背上还贴着一个人。

“阿妈！”那黑影说话了。

“你……”阿妈听出孩子的声音了，说不出话来，心跳得太厉害。

“阿妈，是我！你咋到这里来了？”查日兴奋地驱马奔向阿妈，一俯身，一伸手，阿妈就坐在马背上他前面了。

“坏孩子，把我吓死了。我不放心，就来了。”

“阿妈，你提着啥？”

“嗨，老鼠，又关了一只。”

“噢，这是第八十一只了。”

“可能是吧，你才清楚，我可没数。”

“来，给我，就在这里放掉。”

“也好，我拿着不方便。”

“阿妈，你咋不问这马？”

“当真话，这马好面熟，哪里弄来的？”